

# 編者前言

劉小楓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學術總監

尼采逝世僅僅百年，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便急劇攀升，成了據說僅次於柏拉圖的大哲人。雖然尼采傷害了不少西方人的精神感情，他對如何才能挽救「頽廢」的西方精神的思考，不僅給現代西方思想打上了極深的烙印，也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精神的嬗變。

漢語文化界稱引尼采者多不勝數，值得提到的有學術份量的尼采研究，迄今還沒有，尼采著述的漢譯品種雖多，卻未成體統，低質偽劣產品不少。嚴格來講，漢語學界對尼采的認識還處於相當粗淺的程度。如果學界要提高尼采研究的水平，翻譯國外的精深研究成果，仍然是第一要務。

尼采與基督教思想的關係，堪稱西方思想史百年來的重大問題之一。自羅馬帝國與基督教結盟以來，基督教思想在西方佔據了支配性地位；然而，基督教顯得與羅馬帝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自近代以來，隨神聖羅馬帝國的離散、民族國家的興起、自然科學的昌盛，西方基督教開始分裂、世俗化以至衰微，基督教的歐洲逐漸成了異教的歐洲。尼采站在歐洲的命運中思考：基督教衰微處境中的歐洲精神往何處去？

教會神學家一般不太願意理會尼采，因為尼采對西方基督教說了許多聽起來十分刻毒的話。其實，尼采同樣刻毒攻擊蘇格拉底－柏拉圖，哲學家們並沒有因此不

理睬尼采。二十世紀真正的神學思想大家並不像一般神學家那樣不理會尼采：巴特的《〈羅馬書〉釋義》在解經時對尼采的引徵，表明青年巴特曾嗜讀尼采；朋霍費爾的《倫理學》一開始就提到尼采對謊言與真理的關係的論述，顯然受到尼采思想的激發。在新的世紀，神學仍然必須直面尼采思想。漢語神學進入尼采與基督教的關係問題，實際上就是進入基督教思想與現代性歷史－政治哲學的關係問題，對於漢語神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

尼采與基督教思想並不是簡單的否定性關係，他與新教神學大師歐維貝克 (Franz C. Overbeck) 的私人和思想友誼，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義。天主教神學家巴爾塔薩 (Hans Urs von Balthasar) 稱這位牧師之子不過把基督教的主題顛轉過來，而尼采自稱，帕斯卡爾是他最喜歡、也最難對付的思想對手。事實上，尼采與基督教的關係相當複雜，因此才成為一個思想史的重要論題。

圍繞尼采與基督教思想的關係，我選編了這個集子，共分三個部分。

首先是尼采身前最後的論著《敵基督者》。

一八八四年六月中旬，尼采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他已經建成了自己的「哲學前廳」(Vorhalle meiner Philosophie)，但哲學「主樓」(Hauptbau) 還沒有落成。「哲學前廳」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哲學「主樓」在哪裏？

《善惡的彼岸》殺青那年 (1886)，哲學「主樓」的草圖設計出來了，但直到尼采精神失常，哲學「主樓」也沒有落成，僅留下了一堆按設計打造出來的建築材料，這就是爭議不休的遺著殘篇。據說尼采給這「主樓」命名為「重估一切價值」(Umwertung aller Werte)——另一說法為「生成的清白」(Unschuld des Werdens)，如今聲名遠播的書名「權力意志」也不盡然是偽造。真正分析起來，這三種提法很可能說的是同一個意思，或者同一件事情的

三個不同方面。也許正因為如此，尼采一直沒有拿定主意，究竟用哪一個提法更好。

尼采的哲學「主樓」與「前廳」《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樣，分為四書。從按照編年順序復原的哲學「主樓」的草圖設計來看，第一書的論題為：「種種危險的危險（對作為迄今價值評估的必然結果的虛無主義的描述）——歐洲虛無主義——虛無主義的起源——論真理的價值——價值批判，以生命來衡量——衰落的價值——謬誤心理學——從基督教解脫出來：敵基督者」。<sup>1</sup>可以看到，《敵基督者》乃是尼采的哲學「主樓」四書中第一書的基礎——甚至整個「主樓」的基礎：虛無主義在歐洲已經成了熟透的果子，基督教就是這果子賴以生長的樹幹，「重估一切價值」或「權力意志」或「生成的清白」作為尼采哲學的「主樓」就是要與這樹幹及其果子鬥爭。在哲學「主樓」草圖設計的四個部分中，唯有「虛無主義」一詞一再出現，可以

1. 參Friedrich Wurzbach編，*Umwertung aller Werte*《重估一切價值》，München，1969，〈編者導言〉，頁14。

筆者所見尼采的遺著殘篇編本有三種：Friedrich Wurzbach編*Umwertung aller Werte*（重估一切價值），München，1969）、Schlechta以《權力意志》為書名的編本（見Schlechta編《尼采文集》三卷本[Passau，1960]）和考訂一研究版（*Kritische Studienausgabe*，通常簡寫成KSA）。Wurzbach編本按尼采的論述草案編排遺著殘篇，書末附有每一段殘篇的寫作年月，輯殘篇共2370條（第一書421條、第二書558條、第三書742條、第四書649條），收羅範圍為一八八〇至一八八八年，分兩卷刊行。Schlechta編本雜亂無章，共輯殘篇1067條（但沒有編號），與尼采胞妹所輯沒有什麼不同，據說其中偽造和篡改不少，但長期得到廣泛採用。考訂一研究版編本以編年為序，收羅範圍從一八六九年秋至一八八九年元月初，篇幅大得驚人：佔G.Cilli / M.Montinari合編十五卷本考訂一研究版全集(*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中的七至十三卷，近五千頁。這一編法是文獻學的，顯然脫離了尼采所說的「主樓」設計。現有中譯本《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張念東、凌素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據Schlechta編本，另一中譯本《權力意志》(賀曉譯，漓江出版社，2000)據考訂一研究版，僅為其中最後一卷(13卷：1887-1889)。如此看來，姑且以《權力意志》為書名的尼采哲學的「主樓」材料的漢譯，根本還差得很遠，至少得把考訂一研究版中一八八〇年以來的殘篇全部譯出或譯出Friedrich Wurzbach編本，方可堪稱完備。

說，與虛無主義搏鬥，就是尼采哲學的「主樓」。

《敵基督者》一八八八年完成，但在尼采精神失常後刊行，大概是遺著中最先整理完成的部分。這部迄今沒有受到漢語學界重視的論著，既是尼采哲學「主樓」的基礎部分，亦堪稱尼采的宗教哲學專著，從思想史來看，其位置處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有王造時譯本)、《宗教哲學講演錄》(有魏慶徵譯本)與韋伯的《宗教社會學》(中譯本兩種)和沃格林的《秩序與歷史》(五卷)之間。黑格爾希望通過把基督教轉變成歷史的絕對主義來挽救基督教衰微的命運，《敵基督者》斷然否棄這一企圖。尼采之後，韋伯(特洛爾奇同樣如此)就不大可能再走黑格爾的路了。但尼采並沒有放棄絕對主義，他依然企圖尋求歐洲精神絕對的「權力意志」。韋伯在推進尼采關於現代虛無主義之基督教起源的論題後，放棄了絕對主義。黑格爾、尼采、韋伯的宗教哲學都具有比較宗教的性質——涉及基督教、猶太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和儒教，雖然涉及各教的程度不同(比如，尼采涉及儒教不多，但不乏敏銳之見)，同時又是一種歷史哲學。他們都不認為，在現代之後，宗教已經失去了支配人類生活的能力，因而與黑格爾左派和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根本不同。沃格林已是當今聲名顯赫的思想大家，其五卷本《秩序與歷史》已經成為二十世紀的政治哲學要籍。《秩序與歷史》野心的確不可謂不大，追蹤黑格爾、尼采、韋伯的宗教哲學問題，企圖推進對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思考——清點各民族精神的存貨，回答如何可能保持歐洲精神的權力意志的問題。從這一思想語境來看，尼采的論題本身究竟如何，仍然需要下功夫認真理解。深入研究《敵基督者》，對於關心中國精神在世界宗教範圍內的權力意志問題的漢語學者來說，意義相當重大。

《敵基督者》有劉崎據英譯逐譯的本子(《上帝之死》，

台北：志文出版社，1968，其中有漏譯），這裏提供的是吳增定博士和李猛教授從德文並參考英譯本逐譯的本子。

接下來的第二部分，是兩篇對尼采的反基督教論說的分析。

施特勞斯指出，理解歷史中的哲學論說，首先需要搞清楚論說者的意圖和語境：為何如此說、針對誰說。理解尼采的反基督教論說，必須盡力搞清其思想針對性。

基督教乃相當複雜的歐洲歷史和思想史現象，無論從歷史還是思想方面來看，基督教都不只一種形象。因此需要問，尼采攻擊基督教，針對的究竟是誰（哪一種基督教）？這問題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清楚。比如，為什麼尼采很少涉及希臘教父、拉丁教父和中世紀經院神學的思想言論？尼采對基督教的理解究竟以什麼為基礎？

相當清楚的是，尼采對基督教的攻擊主要集中在其道德主義方面，而尼采自己當然清楚，就原初基督教或者基督教的本質而言，基督教根本就不是一種道德主義，道德主義的基督教不過是啟蒙後的基督教。顯然，尼采是基於近代以來的基督教思想來攻擊基督教的。頗有眼力的著名思想史家洛維特將尼采哲學看作從笛卡爾開始的西方近代哲學的終結，正是在笛卡爾那裏，一個哲學的上帝出場了。一旦這個哲學的上帝被自己的衛士——哲學的證明殺死，道德的上帝就會取代哲學上帝的位置。施特勞斯強烈主張耶路撒冷與雅典之間的衝突不可調合，不僅因為兩者根本不同，而且因為調合的結果必然是兩者同歸於盡。這一論斷也許深得尼采之心。

洛維特的諸多大著主要圍繞從笛卡爾到尼采的思想史展開，而他心儀的布克哈特恰恰是個歷史哲學大師，可見洛維特所想的問題與前述宗教哲學問題是緊密相關的。洛維特關於尼采與基督教關係的論題的重大啟示在於，提醒人們從自笛卡爾以來的西方近代哲學的語境理

解尼采的反基督教言論。寫於一九六二年的〈尼采的敵基督教登山訓眾〉一文對此有扼要的論述。

後現代理論出現後，尼采解讀有了全然不同的語境和問題意識。莎皮羅的〈牆上的書寫〉是晚近分析《敵基督教者》的力作，按後現代思想的方法來解讀尼采的反基督教論述，有助於我們了解當今尼采研究的思想動向：後現代思想如何來考慮歐洲精神的「權力意志」問題？抑或已經乾脆不管這問題算了。

尼采思想承前啟後，乃轉折性的大哲人。關注尼采與其前後的大思想家之間的思想關係，有助於我們從更廣闊的思想視野來理解尼采。文集第三部分的三篇文章，就是出於這一題旨來選編的。

思想家之間的思想關係有兩種情形：一是兩位思想家在生平史上實際發生過的思想影響關係；二是純粹思想性、而非史實性的關係。比如，尼采與基爾克果，就是純粹思想性、而非史實性的關係。基爾克果當然不知道尼采，也沒有文獻顯示尼采曾經注意到基爾克果的論著。但正如洛維特的〈基爾克果與尼采〉一文所論述的，兩人都面對歐洲虛無主義問題，但卻採取了根本不同的立場。在洛維特看來，這兩種抵抗歐洲虛無主義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這樣一種思想比較方式，是更為哲學性的，在思想史研究中並不乏見，但非真正的哲人不能為之。

尼采並非橫空出世，彷彿從天而降的哲人。像章太炎一樣，尼采是古文家（古典語文學）出身，對古希臘、羅馬的古典著作如數家珍，可以信手拈來，少有人可以企及。另一方面，尼采對近代之書也無所不讀。尼采自稱思想經歷了三個階段，其中就有從人階段。通常人們僅知道尼采與叔本華、瓦格納的關係，其實，這兩人都不是尼采自己真正崇拜的思想前輩。尼采真正崇拜的是柏拉圖、斯賓諾莎、歌德、赫拉克利特、帕斯卡爾。沃

格林在寫作《秩序與歷史》之前，曾計劃寫作多卷本《政治哲學史》，後來放棄了這一計劃，代之以《秩序與歷史》。然而，沃格林寫的諸多論文，實際構成了《政治哲學史》的建構材料。《沃格林全集》的編者按沃格林自己的構思，將其已刊和未刊的論著結集成八卷本《政治哲學史》，第七卷題為「新秩序與最後的趨向」(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這裏譯出的〈尼采與帕斯卡爾〉就出自這一卷，寫於四十年代。該文對尼采與帕斯卡爾的思想關係既作了細緻的史實性考察，又作了精深的思想性論析，相當富有激發性。為什麼沃格林要把尼采與帕斯卡爾的思想關係作為一個政治哲學論題來討論，僅僅這一問題，就已經夠漢語學界深思了。

尼采百年之後，真正能懂尼采的問題、而且沿着其思路向前行的德語思想大家，海德格爾之後，在我看來非施特勞斯和布魯門貝格莫屬。筆者幾年前選編過文集《海德格爾與神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施特勞斯關於尼采的專論論文，見《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十三期(2000)的「尼采與神學」專題；施特勞斯與神學的關係，則可參看《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十四期(2001)的「啟示與哲學的政治衝突」專題。這些文集和專題，實際上都同尼采與基督教的關係、亦即歐洲精神的現代命運問題相關。

布魯門貝格以《近代的正當性》和《神話研究》兩部巨著聞名於世，思想相當精深，就哲學思想的厚重而言，哈貝馬斯與之相比也許就像個哲學本科生。布魯門貝格曾參與撰寫德國著名的神學百科全書RGG 詞條，在神學方面的造詣，也非當今的好多神學大師能比，且不說《近代的正當性》前兩部中的神學部分，後來的《馬太受難曲》無論在思想和文筆兩方面，均堪稱了不起的哲學－神學論著。

布魯門貝格的論著相當難讀，本文集沒有選他關於尼采的論述。一方面因為，其論著大都構思宏大，不易節取；另一方面也因為其論著過於難以把握。這裏選的長文是當代德國神學家貝倫伯格《有限的不朽：布魯門貝格的神學批判》一書的總結性論述部分，討論布魯門貝格的《馬太受難曲》如何推進尼采的後基督教思想方案：以希臘異教的審美神話代替基督教衰微後留下的精神空間。

該文原題為「結論」，我將題目重新擬為「神義論失敗後的審美神話」，意在突顯尼采思想與歐洲精神的現代性危機及其解決的基本意涵。我們可不能以為，所謂審美神話僅僅是一個文化學或美學問題，實際上更是政治哲學問題。<sup>2</sup>即便尼采《悲劇的誕生》這樣看似講審美問題的書，其實也是地道的政治哲學。尼采是否希望通過希臘異教的審美神話贏回歐洲精神的「權力意志」？布魯門貝格的《神話研究》的野心究竟是什麼？與尼采有什麼思想性關係？

尼采肯定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無神論者，沒有「神」，對於尼采來說，生活是無法承受的。但尼采信奉的究竟是什麼「神」？思想家們的理解大致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或者認為尼采是隱匿的基督教上帝的尋求者（雅斯貝斯），或者認為尼采是希臘異教神學的復興者（海德格爾、洛維特）。施特勞斯對兩種看法都不以為然：

尼采的未來哲學與柏拉圖的哲學有一個決定性的  
差別。尼采的未來哲學是《聖經》的嗣子 (an heir to the  
Bible)。他是靈魂深化的繼承人，這種靈魂深化一直  
深受《聖經》對一位神聖上帝信仰的感染。這位未來的

---

2. 參F.R. Ankersmit, *Aesthetic Polit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Fact and Value* 《審美的政治——超越事實與價值的政治哲學》，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